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威音

第六期

威音第六期目錄

圖 畫
論 說
宗 乘
釋 經
專 著
雜 記
新 聞

正法治世 (三)

人佛指南

地藏本願經略釋

般若與業力

影響軒叢話

國內之部
國外之部

薩 訶 摩 薩 菩 提 準



論說

正法治世 (三)

如何是佛法的真實義 答 「空不空」是 如何是「空不空」 答 如我上文所說「無我的慈悲」是 無我是空 慈悲是不空 雖知無我 而不斷慈悲 故空而不空 雖行慈悲 而不執有我 故不空而空 空而不空不空而空 是謂「空不空」 是謂佛法的真實義 不學佛的人 並「空」亦不了知 學小乘的人 知空而不知不空 惟大乘菩薩道 是真實義 故亦惟大乘菩薩 能知空不空 而且能實地脩行道「空不空」

不知空的人 雖畢竟終歸於空 但是當他不知空的時候 每每造孽不少 有一天 謝畏因閑談 歷數二三十年來的國內財閥 某某擁有數千萬號稱財神 現

在要變窮神了 某某亦有千數百萬 被外國人騙了 某某數百萬 因投機於某次戰爭 現在也窮了 某某亦數百萬 盡損失於某項事業 現在靠借貸過生活了 其餘百萬數十萬的 更不足數了 我說恐怕他們裝窮 謝畏因連稱不是 他說是「畢竟終歸於空」 他又歷數二三十年來的國內軍閥 或會際會一時叱咤四海 或會牢籠羣英縱橫南北 或會雄霸一方 或會擁兵十萬 其餘烏合之衆邊鄙之魁 更不足數了 到現在 死的死了 囚的囚了 逃的逃了 譎詐的被人譎詐了 強梁的被人強梁了 我說現在有大威勢的人也還不少 謝畏因亦不謂然 他說是「畢竟終歸於空」 可憐這班軍閥財閥 他們所得的錢財 及所得的威勢 雖然畢竟終歸於空 而他們所造的罪孽 却決定是歷萬劫而不了 我最可憐他們的是不早學佛 不了知空 所以弄得自己並沒好處 却害了不少的衆人

謝畏因說 現在這班人已有很多學佛的 也許是他們想懺悔罷 我不覺嘆了一口氣說 積極的造罪 消極的懺悔 這樣的學佛是不中用的 小乘人知空而不

知不空 便墮落在消極上 中國的佛教 雖口說是大乘 一向也偏在消極上 所以到現在 才惹得人疑惑佛法無益於人世 不錯 現在是有許多的失意政客無聊偉人 都也口阿彌而手數珠 其實他們還是入世利生的多呢 還是厭世逃禪的多呢 還是一心安養的多呢 還是不捨娑婆的多呢 甚至失意無聊的時候 藉佛消遣 有機可乘的時候 再來造孽 他們本未從空上洗心滌慮 自難責其從不空上真實利他 他們縱能長甘淡泊 也只是從佛法消極方面 少害人 還不是我從積極方面說的「佛法有益於人世」

積極的方面 就是空不空 就是真實義 一個人 能毀證入佛法澈底的空 自然會澈底的無我 說犧牲必定是真犧牲 說救世必定是真救世 他這種犧牲救世 正是空上的不空 他既然空了名利恭敬乃至身心性命 他還貪污做什麼 他還欺騙民衆做什麼 他不空的就只有救人的誓願利他的本懷 他若是聽說西北災民有幾十萬 拔草充饑 易子而食 或是眼看著一聲討伐 血肉橫飛 倒尸盈野

無論他是從政是統兵是經商是作賈 試想他應當怎樣 他先已空了我 他還有什麼不能犧牲 他還有什麼不肯擔負 假使國內的人 多肯向這空上來立脚 而向這不空上做去 我想革命一定成功 那末 治世的多是菩薩 學佛的皆不消極 將自見正法有補於治功 所以我才從真實義內喊一聲「佛法有益於人世」

這一篇「正法治世」的話 多偏就世道而言 至於十善的利益 慈悲的切要 真實義的奧妙 具在經論 我只勸人不毀 我只想人去研究 我這篇說話內 却疎漏了不曾發揮得一二 我自命也是站在空上的一個人 所以我真確的不黨不派 我又自命也是向不空上做去的一個人 所以我遂不覺言來譏切 還望人們諒我 萬一人們讀了這篇說話 竟試向經論內探討 因而認識了真正的佛法 果非迷信而實有益 我也就懺摩了口業了

宗乘

入佛指南

(續第五期)

本論 (續)

第一章 大乘各宗述要

乙 所依的經論

我們試看一切的樹木 他的青枝綠葉 無不以他的根上為依據的 至於佛教內各宗的教義 他的發揚光大 無不以經論上的聖言量為依據的

各宗的教義 就譬如樹木的枝葉 所有的經論 就譬如樹木的根本 所以佛教各宗 莫不以經論為教義的出發點 而我們要研究各大乘宗的教義 當然就得要首先研究各大乘宗所依的經論了

有人說：大乘各宗的經論，其說不一，有的說空，有的說有，有的說顯，有的說密，他的性質既異，何以能說他是同樣的了義大乘呢？

我說：各大乘經論所以能夠成立的原因，都依着一個原則而成立。這個原則就是一實相印。智度論說：「諸大乘經，有一法印，名了義經，謂諸法實相。」各大乘經，以此一實相印為原則，從這個實相上，而談空談有，說顯說密，自不妨礙，不失佛法的本體，而成立各大乘的教法，所以這些經論的說法雖不同，但是他的本體上是沒有差別的。

又有人說：若說無實相印是魔所說，各大乘的經論因實相二字而成立，但是翻閱各大乘經中，說有實相二字的，其為稀少，難道那些不談實相二字的，就都是魔所說麼？

我說：不然。大乘經論，莫不以一實相印為本體，至於所談這實相法印的，也不必盡用實相二字為言說，如法華玄義說。

「諸經異名 或真善妙色 或畢竟空 或如來藏 或中道……等 種種異名 不可具載 皆是實相別稱 悉是正印 各稱第一 由實相印故也 若失此意 則非佛法 故言衆經同體也」

智度論說

「如 法性 實際……等 皆是實相異名」

所以一切大乘經論 莫不根據一實相印而契合成立的

本來如來說教 爲度大乘機根的衆生 就根據一實相印而說大乘的經典 又因大乘的衆生內 有偏空偏有……等等的差別 所以如來又隨宜說法 在大乘經中 有談空談有說相說性……等等的不同 本此一實相印 而從各方面以發揮 遂成各宗所依的各種不同的經典了

我們要研究各大乘宗的教義 首先要研究各大乘宗所依的經論 而大乘經論的本體 在於一實相印 了解此一實相印的理體 便是證得大乘的佛法 便容易

通會各宗的經論 悟解各宗的教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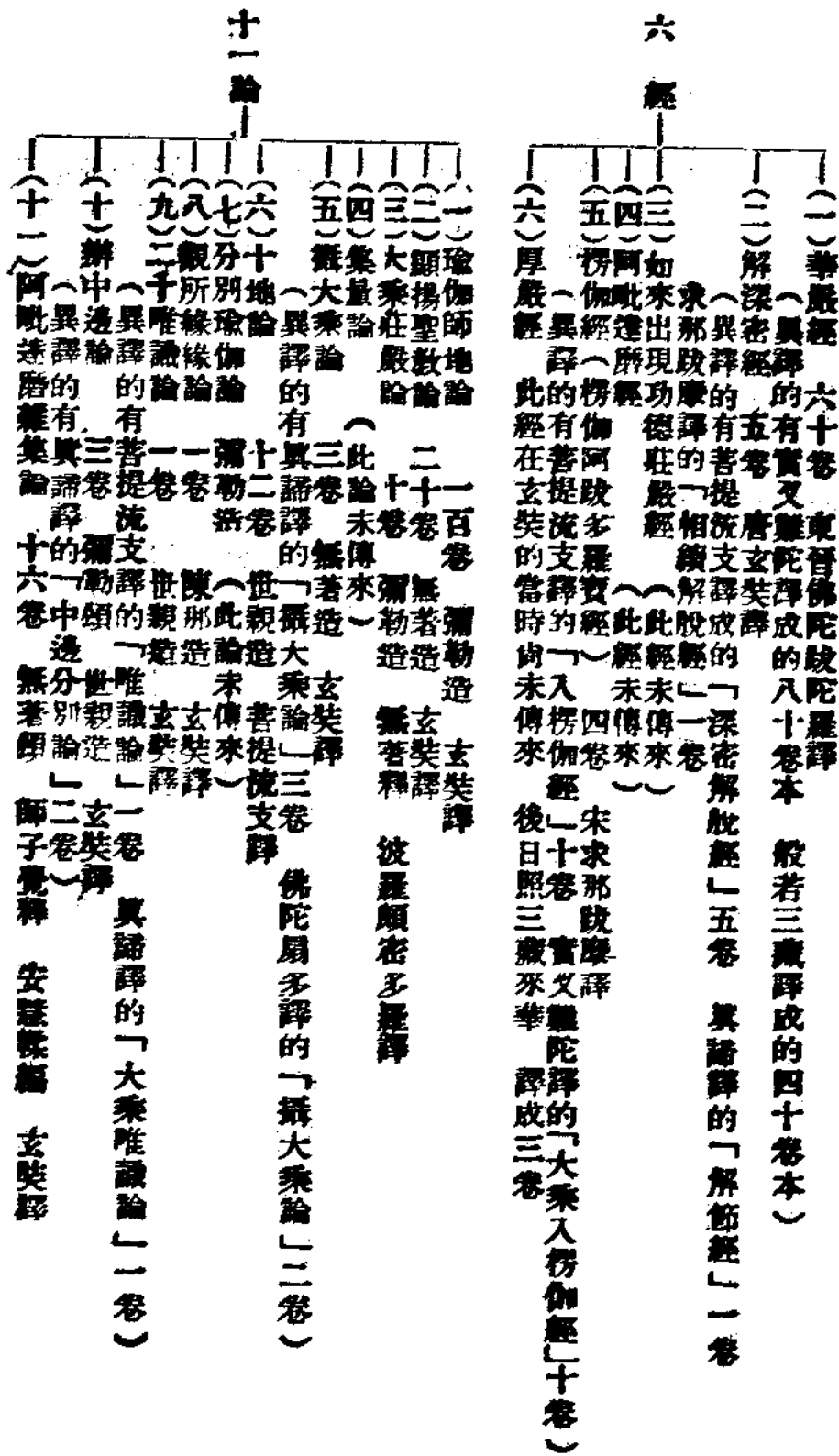
所以我們學佛之道 應該從一切經教內 以求證於諸法實相 不應該舍去實相的本體而徒研究於一切的經教 所以在各宗所依的經論內 最當注意的就是諸法實相的法印

法相宗

此宗所依的經論 是從一實相印的相上 而說種種的法義 建立種種的名相 所以此宗稱為有宗 亦稱為相宗 又雖說有談相 仍歸趣於諸法實相的本體 所以又稱為大乘宗

在「成唯識論」的論文內 爰引了「華嚴」「深密」「如來出現功德莊嚴」「阿毗達摩」「楞伽」「厚嚴」等經 「瓊伽」「顯揚」「莊嚴」「集量」「攝論」「十地」「分別瑜伽」「觀所緣緣」「二十唯識」「辨中邊」「集論」等論 以證明心識的義理 於是後來的學者 就以此六經十一論 作為本宗所依的經

論



先就前面的六部經 嚴格的論起來 就都是契合着一實相印的大乘經典 但是爲本宗正所依用 宣說三性三無 二空中道 唯識觀行等等的法相的 就只是解深密經 所以在這六部經中 解深密經就是本宗所正依的經典

解深密經的內容五卷八品 在開始的勝義諦相品內 就廢詮談旨 直談實相的理體 他如「真如」「圓成實性」「勝義無性」等義 隨處散說 便皆是開顯實相的正印 在盛談法相的當中 不離諸法實相 便是根本着眼的所在

次就十一部論而論 雖並爲本宗的所依 但是廣攝諸經 包括萬象的 就惟有瑜伽師地論 最爲本宗的要典 此論卷軼頗繁 名相衆多 所謂「不廢假名而建立實相」的 此論就足以富之了

此外還有玄奘三藏糅合而成的「成唯識論」十卷 爲此宗樹立的綱維 所以「成唯識論」 特爲本宗重要的典籍

三論宗

此宗以「中論」「百論」「十二門論」三部論藏為所依 因之稱

為三論宗 此三部論皆是依般若經而造 以直談之實相印的本體的

中論 四卷(二十七品) 龍樹菩薩造 梵志育目釋 鳩摩羅什譯

百論 二卷(十品) 提婆菩薩造 婆祇開士釋 鳩摩羅什譯

十二門論 一卷 龍樹菩薩造 鳩摩羅什譯

本來實相的本體 是離言離相 無說可說 此宗從實相的本體上立教 所以

說一切皆空 所空的亦空 直至無空可空 方是這三部論所顯的正意

這三部論的大綱 便是破邪顯正 破除一切衆生的種種迷執 而歸於中道實

相的空義 在三部論中 中論是正破小乘 旁破外道 而顯大乘實相的法義 百

論是正破外道 旁破自餘 而顯大乘實相的法義 十二門論是並破小乘外道 而

正顯大乘實相的甚深法義 又中論以二諦為宗 百論以二智為宗 十二門論以境

智為宗 此是三部論差別的概觀

在這三部論以外 還有「大智度論」 亦爲此宗所旁依的 「大智度論」乃是解釋大品般若經而作 所以又簡稱爲「釋論」 網羅一切的聖教法門 而以般若波羅密爲主 北魏明勝法師 在三論弘揚之外 加智度論 稱爲四論宗 智論與本宗的關係 益以顯明

大智度論 百卷 龍樹菩薩造 鳩摩羅什譯

釋經

地藏本願經略釋

(續第五期)

佛告文殊 此菩薩威神誓願 不可思議 乃至聞名讚嘆供像 功德亦不可思議 是略讚地藏功德 印可文殊所謂「地藏能成不思議事」也 而後乃爲文殊說地藏菩薩因地之行因地之願

佛告文殊 地藏菩薩因地 於師子奮迅俱足萬行如來前 發誓願曰

「我今盡未來際 不可計劫 爲是罪苦六道衆生 廣設方便 盡令解脫 而我自身 方成佛道」

又於覺華定自在王如來塔像之前 立弘誓願曰

「願我盡未來劫 應有罪苦衆生 應設方便 使令解脫」

是卽地藏菩薩本願 今大乘人 每謂「衆生有一不成佛我誓不成佛」 蓋地藏之本願 實亦大乘人之通願也

佛告文殊 地藏因見佛相好而發願 又師子奮迅俱足萬行如來 告長者子「欲證此身 當須久遠度脫一切受苦衆生」 蓋願大福亦大 三十二相卽大悲之果報 彼二乘人無願 故二乘人灰身 今大乘人偏著於空者 亦每輕脩福報 遂亦輕忽本經而不識地藏之行 試分辨之

凡夫 貪著其身

二乘 知身虛幻厭棄其身

菩薩 脩無量佛法功德莊嚴其身

凡夫雖或脩福 而望報人天 以經多斥言人天爲有漏之果故 於是大乘著空者 又轉而輕脩福報 幾同二乘之厭棄 而不知菩薩莊嚴其身者莊嚴法身也 夫善學大乘者之於其身 固不當如凡夫之貪著與二乘之厭棄 尤不

可一言福報即斥人天 當如地藏菩薩發大願而獲大果 觀於地藏因見佛相好而發願 俱足萬行如來亦謂欲證此身當須久遠脩福 是知地藏菩薩因地之行 爲在互嚴法身圓顯千福 故於今日百千萬億那由他不可說劫 尙爲菩薩

佛告文殊 地藏因地 又爲婆羅門女 其母信邪 罪重墮苦 婆羅門女見覺華定自在王如來形像 瞻禮哀慕 遂感威神 罪母生天 是亦地藏菩薩因地之行 度生之實 今包舉經文 略明五義

(一) 勸母生信 信爲道本 信邪者卽一闍提 未有發願度生而

先忘報本者 世人發願如地藏 卽當廣設方便 勸親生信

(二) 賣宅興供 父母前生 未必脩因 其或命終 神識何依

惟孝順之子 大願之士 當學地藏 爲母賣宅 供佛興福

(三) 見像哀慕 無母何怙 惟佛大慈 爲衆生怙 佛果何莊

尺木之雕 團泥之塑 卽皆佛在 何以故 法身圓滿 無不在故 是以婆羅門女見佛戀母 亦所以教末世衆生瞻像如在

(四) 神遊業海

佛無不在 惟誠可感 孝女哀號 感空告語

其所以告語自空者 空無迷妄 義尤玄微 而惡因所召 地獄實有 孝女假威神以親遊 罪人爲業力所纏縛 於此可以明因果之不虛 可以明地藏之觀境

(五) 發弘誓願

端坐念佛 可得加被 七七日中 可度新亡

婆羅門女 旣度亡母 復念衆罪 遂發弘願 觀於「衆罪俱同生訖」 當益信經懺度亡之真實 觀於覺華定自在王如來之威神 當益信世尊讚嘆地藏聞名供像之功德

以上地藏因地之願 在度盡衆生 因地之行 爲存亡造福 衆生無盡 地藏之願亦無盡 造福無邊 地藏因地之行 亦不可量不可說矣

專 著

般若與業力 (續第五期)

第二篇 般若論 (續)

第一章 由般若而起的大乘教義 (續)

第三節 般若的體用

兒 現在正應當進一步 和我這一般真實修行的同學 研究般若的體用
在上節裏面 我借着如來的神力 總算將般若的希有功德 多少透露了一些

性 談到這個問題 我真不敢隨意亂說 竊恐隨意亂說 或致擾亂法界 破壞法
只好將當日所聞于師的一席話 追述出來 請同學一參

當日我問師道「如何是般若體」

師道「實相般若 就是般若體 般若體不可說 且說那龍樹菩薩所談的智論

十喻

- | | |
|------------|--------------|
| 1. 一切業如幻 | 2. 一切法如燄 |
| 3. 一切性如水中月 | 4. 妙色如空 |
| 5. 妙音如響 | 6. 諸佛國土如乾闥婆城 |
| 7. 佛事如夢 | 8. 佛身如影 |
| 9. 報身如像 | 10. 法身如化 |

實相般若 就是如此 你會得麼 若會得了 當知般若體即是空」

我又問師道「如何是般若用」

師道「觀照般若 就是般若用 般若用不可說 且說那無著菩薩所談的金剛

九喻

1. 觀見如星
2. 觀相如翳

3. 觀識如燈
4. 觀居處如幻
5. 觀身如露
6. 觀所受用如泡
7. 觀過去如夢
8. 觀現在如電
9. 觀未來如雲

觀照般若 就是如此 你會得麼 若會得了 當知般若用即是空」
我聽了便大疑道「如何般若的體用全是空呢」

師道「你知道一切諸法之所以有麼 你試用心觀察 所謂色法 心法 善法 非善法 有記法 無記法 有漏法 無漏法 有爲法 無爲法 世間法 出世間法 如是諸法 雖宛然而有 究其實 都生于我們的分別心 若能離了這分別心 一切諸法 立即泯然無相 所謂心生則種種法生 心滅則種種法滅 就是此意 般若的體 當然遠離這分別心 分別心既遠離 一切諸法也就無所有 所以說般若體即是空 般若的用 當然照破這分別心 分別心既照破 一切諸法也就

不可得 所以說般若用也是空

你若不信 我還可以舉出幾個淺顯的證明來 譬如我那時若是沒有愛憎心 自然對於一切人都一視同仁 不會有恩仇的事情發現 我那時若是沒有憂喜心 自然對於一切境都靜觀自得 不會有哀樂的景象感覺 只要你一加分別 于是或愛或憎 或恩或仇 或憂或喜 或哀或樂 樊然淆亂 就演出種種法 由此也可以證明心生法生心滅法滅的原則

所以般若這件東西 無生滅相 無垢淨相 無增減相 無常斷相 無一異相 無來出相 因此我說他的體用全是空

僧問洛浦 供養百千諸佛 不如供養一無心道人 百千諸佛有何過 無

心道人有何德 浦云 一片白雲橫谷口 幾多歸鳥盡迷巢 丹霞頌云

拾得疏慵非覺曉 寒山懶惰不知歸 聲前一句圓音美 物外三山片月輝

你問般若的體用如何全是空 且試從聲前物外體認出一個無心道人來 其被

洛浦白雲迷住」

我聽了這話，便道：「我得着般若了，原來般若只是一個空。」

師聽了，却頓足道：「不是不是，你又執着這個空相了。」

般若的空，不是偏空，不是斷滅的空，不是離開有的空，不是對有而立的空，須知這個空雖說是空，却可以說就在這個有上，你須在「即有而空」上。「不空而空」上，尋出這個本來面目，纔知道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衆生即佛，纔不致怖畏煩惱，厭離生死，捨棄衆生，而後能乘着般若的法船，航行于大乘的教海，以求一切智智的如意寶，不然，就會墮入二乘了。

所以般若這件東西，又即在生滅相，垢淨相，增減相，常斷相，一異相，來出相，等等相中，並非你所說的這個空相。

天童舉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法眼云：若見諸相非相，即不見如來。拈云：世尊說如來禪，法眼說祖師禪，會得甚奇特，不會也相。

許 萬松自讚其像云 凡所有相 皆是虛妄 若見諸相非相 卽見眉毛
眼上 不費半星氣力 向釋迦法眼分疆列界處 方便講和 一統天下
豈非好專

你若說般若只是一個空 便是不見如來 且仍從眉毛眼上看取」

我聽了這話 便道「我得着般若了 原來般若仍是一個有」

師聽了又頓足道「不是不是 你又執着這個有相了

般若的空 是包括空有二邊的空 不能說他只是「一個空 也不能說他仍是一

個有 在般若的真境界 有不異空 空不異有 有卽是空 空卽是有 究其極

行空而不證于空 涉有而不著于有 你會麼

佛鑑和尚示衆 舉僧問趙州 如何是不遷義 州以手作流水勢 其僧有

省 又僧問法眼 不取于相 如如不動 如何不取于相見于不動去 法

眼云 日出東方夜落西 其僧亦有省 若也于此見得 方知道旋嵐偃岳

本來常靜 江河競注 元自不流 如或未然 不免更爲饒舌 天左旋
地右轉 古往今來經幾徧 金鳥飛 玉兔走 纔方出海門 又落青山
後 江河波渺渺 淮濟浪悠悠 直入滄溟盡夜流 遂高聲云 諸禪德
還見如如不動麼

你若說般若仍是一個有 必須認取「旋嵐偃岳而常靜 江河競注而不流」的
這種境界 于中尋究一個道理出來 纔能不滯于空 不著于有 不然 那滔滔的
水徒然日日東流 那皎皎的日徒然夜夜西落」

我聽了這話 便道「我得着般若了 原來般若却在空有的中間」
師聽了又搖頭道「也不是 你又執着一個亦有亦空相了

般若的空 是離開空有二邊的空 說他只是「一個空也不對 說他仍是一個有
也不對 說他在空有的中間 也還是不對 在般若的真境界 有可以泯空 空可
以泯有 空不見其爲空 有不見其爲有 究其極 直無所謂空 也無所謂有 你

會麼

僧問同安「依經解義 三世佛冤 離經一字 卽同魔說 此理如何 安
云 孤峯迥秀 不挂煙蘿 片月橫空 白雲自異 丹霞頌云 雲自高飛
水自流 海天空闊漾虛舟 夜深不向蘆灣宿 迥出中間與兩頭

你若說般若却在空有的中間 便仍是蘆灣宿客 那孤峯迥秀片月橫空的景象
還未夢見在」

我聽了這話 便道「我得着般若了 原來般若却在空有之外」

師聽了仍搖頭道「也不是 你又執着一個非有非空相」了

般若的空 雖說是空 却非空相 雖說是不空 却非有相 雖說包括空有二
邊 却非亦有亦空相 雖說離開空有二邊 却非非有非空相 在般若的真境界
空宛然空 有宛然有 空不礙其爲空 有不礙其爲有 究其極 有亦不碍空 空
亦不碍有 你會麼

德山至澧陽 路上見一婆子賣餅 因息肩買餅點心 婆指擔曰 這個是甚麼文字 山曰 青龍疏鈔 婆曰 講何經 山曰 金剛經 婆曰 我有一問 你若答得 施與點心 若答不得 且別處去 金剛經道 過去心不可得 現在心不可得 未來心不可得 未審上座點那個心 山無語 遂往龍潭 發明己事 將疏鈔堆法堂前 舉火炬曰 窮諸玄辨 若一毫置于太虛 竭世樞機 似一滴投于巨壑 遂焚之

你若說般若却在空有之外 正宜「且別處去」 須知窮諸玄辨 竭世樞機 却不知上座點那個心 都沒有分毫受用 般若的真境界 離文字相 離言語相 離心緣相 你還沒有離這些相 豈是般若」

我聽了這話 心裏覺有所悟 便道「如此 我真得着般若了 可是這種境界 却說不出」

師道「有少分相像了 但仍不是 你得着般若 便有一個般若見在 有一個

般若見在 就沒有空得淨盡 這種境界 豈是般若」

我聽了又有所悟 便道「我得着了」這次我却沒有說般若二字

師道「又近了一點了 但仍不是 你雖離開了般若見 却又有一個離見在 況且般若是不可得的 你得着了 便非般若 你可知道「開口便錯」麼」

我聽了又有所悟 但口裏不敢作聲 心裏不免擬議

師道「更近了一點了 但仍不是 真實的般若境界 不僅不許你開口 乃至不許你舉心動念 必須言語道斷 心行處滅 纔有真實體認處 你可知道「動念即乖」麼」

我聽了更有所悟 當時言忘慮絕 百體輕安 可是心中蕩然 茫無把握

師已知道我的情形 便道「你尙不悟麼 我且引你一引 你看 眼前的山河大地 動植飛潛 暑往寒來 鳥飛兔走 何一不是實相般若表現處 眼前的行住坐臥 談笑聲歎 吃飯穿衣 揚眉瞬目 何一不是觀照般若顯發處 須知「色一

香 無非中道 一草一木 同證菩提 而且語默動靜 盡是佛事 這纔真實契着 般若的妙諦

所以然者 以前妄心生滅 所以一切皆空 以後真心顯露 所以一切不空 換句話說 就是 迷卽都非 覺卽都是 因此我嘗說 人在迷中 就是禮塔供佛 也少功德 就是吃飯穿衣 也應慚愧 若一旦悟了 如臨濟「祖佛俱不禮」 也無罪過 纔可以安心吃飯穿衣呢 你會麼

龍潭信禪師問天皇曰 某自到來 不蒙指示心要 皇曰 自汝到來 吾未嘗不指汝心要 信曰 何處指示 皇曰 汝擎茶來 吾爲汝接 汝行食來 吾爲汝受 汝和南時 吾便低首 何處不指示心要 信低頭良久 皇曰 見則直下便見 擬思卽差 信當下開解 復問如何保任 皇曰 任性逍遙 隨緣放曠 但盡凡心 別無聖解

僧問趙州 學人乍入叢林 乞師指示 州云 喫粥了也未 僧云 喫了

州云 洗鉢孟去 其僧因此契悟 天童頌云 粥罷令教洗鉢孟 豁然心地自相符 而今參飽叢林客 且道其間有悟無

你若凡心已盡 何不洗鉢孟去」

我聽了這一席話 歡喜踊躍 謝師啓示

師道「你謝什麼 莫非謝我說般若麼 你須知在這中間 我並無所說 你也無所聞 因爲般若本不可說 只因一時的方便 隨着世俗言說施設 纔說了一大篇 雖然說了千言萬語 却等于一字未說 所謂「雖說亦無能說可說」就是此意 由此可悟佛說般若六百卷 而諸天子品中說「我曾于此不說一字 汝亦不聞」 然則你謝什麼

況且言說有窮 般若無盡 無言無說之中 實有深般若在 我今未離言說 淺陋可知 善說般若者 當在無言無說上開演 善聽般若者 也當在無言無說上體認

須菩提尊者在巖中宴坐 諸天雨花讚歎 尊者曰 空中雨花讚歎 復是
何人 云何讚歎 天曰 我是梵天 敬重尊者善說般若 尊者曰 我于
般若未嘗說一字 汝云何讚歎 天曰 如是 尊者無說 我乃無聞 無
說無聞 是真說般若

梁武帝請傅大士講金剛經 士纔陞座 以尺揮案一下 便下座 帝愕然

誌公曰 陛下還會麼 帝曰 不會 誌公曰 大士講經竟

你若想得我真實的啓示 當循着我有言有說處而求之于無言無說處 不要辜
負了我的一番意思」

我聽到這裏 自然笑逐顏開 默然心契

最後我忽有所觸 便請師示一般若總義 以便受持

師正端坐閉目 聞之不答 祇徐徐誦金剛經中一語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專著 般若與業力

隨後又誦心經咒一遍

揭諦 揭諦 波羅揭諦 波羅僧揭諦 菩提薩婆訶

半晌 張目問我道「你會麼 我還說一段公案給你聽聽 你直須豎起脊梁骨

提起吹毛利 仔細的多一多 纔不致迷執我所說的一席話

僧問智門 如何是般若體 門云 蚌含明月 僧云 如何是般若用 門

云 兔子懷胎 雪竇頌云 一片虛凝絕謂情 人天從此見空生 蚌含玄

兔深深意 曾與禪家作戰爭」

雜記

影響軒叢話

天台宗自會昌而後。已漸衰失。宋自高麗傳回。宗風一振。然與其舊。固有間矣。最澄融合三密。瑜伽圓頓大戒。開日本台宗。考叡山所傳。止觀僅其一業。故日本之天台。更非中國之天台也。原中國各宗興起。天台最爲孤特。山外之傳。不久旋絕。可謂無能承祖宗之善創者。日本不然。淨土日蓮。皆自天台出。淨土之別。復有「鎮西」「西山」及「真宗」「時宗」等流。日蓮之下。派衍更繁。各有徒衆若干萬人。雖云多歧。不亦盛觀哉。

張大亦有呼以張阿大者。本只一人。名亦同義。今有不識其人者。忽謂張大是兄。阿大是弟。且謂其兄如何碩大多力。其弟如何瘦弱無能。豈非笑話。大方廣與大方等。同譯自梵文之一字。義非有二。今台人判教。忽謂大方廣如何高尚。大方等如何下劣。以不知梵文故。正與

不識彌大者。同一滑稽也。此義雪山道人言之。

一宗興起。必立教判。今人議之。謂無非高上築高。華天教判。國人習聞。日本之「鐵西」。「西山」。「真宗」。「時宗」。乃至日蓮等宗。亦皆判教。有足述者。

淨土宗。鑽西派。自聖淨二門。設二頓三輪之教判。於一代經中。先分聲聞菩薩二藏。菩薩藏中。分頓漸二教。漸教又分「初分教」與「後分教」。初分教即通教。後分教即別教。頓教又分「性頓教」與「相頓教」。即所謂二頓也。性頓亦云理頓。如佛心天台真言是。為聖道自力之頓教。非有事證。惟談理耳。相頓亦云事頓。事實頓極。速證佛果。即彌陀易行之法也。其三輪以華嚴為根本法輪。以阿含般若及其他大小權實之教為枝末法輪。以法華為攝末歸本法輪。而淨土同之。法華會三歸一。淨土齊五乘攝入一報國。故淨土亦攝末歸本法輪云云。

淨土宗西山派。有「五祖同徹」「五祖異徹」之教判。同徹者。難異之廢立。即「

龍樹「六天親」「十長養」「道綽」「善導」之五祖。同唱聖道難行。淨土易行也。異德者。通別之廢立。謂善導所證之法門。依觀經疏。有所謂「通所求」「通去行」「通答」「別所求」「別去行」也。

淨土真宗直引「二難四重」之教判。即「豎出」「橫出」「豎超」「橫超」。是。單就大乘而言。以小乘不得佛果故。豎出者。難行道自力聖道門中之漸教也。豎超者。難行道自力聖道門中之頓教也。橫出者。易行道他力淨土門中之漸教。期邊地憊慢之往生。要門方便之教也。橫超者。易行道他力淨土門中之頓教。期往生即成佛之證果。本願真實之教也。

時宗於聖德太子之命。同諸淨土。惟更立「教門」與「實義」之別。教門者。如指月之指。隨自隨他。不慮斷惑證理之境也。實義者。如所指之月。出離要義。斯即他力念佛之法也。故時宗判釋迦一代之教爲前方便。而彌陀念佛之法爲正宗真實云。

日蓮宗之教判。有「宗教五綱。」一教綱。二機綱。三時綱。四國綱。五序綱。依法華經
神內品中（於如來滅後知佛所說因緣及次第隨義如實說）之文。依「如
來滅後」四字而立時綱。依「佛所說經」而立教綱。依「因緣」而立機綱
與國綱。依「次第」而立序綱。又依經文「知」字。亦稱五知綱。其教綱亦用
天台之「三種教相」。「五時入教」而特立「四重興廢」。「五重相對」
「四種三段」之說。要以法華經爲一代真實之教。一切經中之王也。其機綱謂
正像之機。本已有善。末法之機。本未有善。時人愈惡。教法益勝。當今之機。非法
華大法。難成佛道也。其時綱謂今末法。已在第五之五百歲。正弘通法華本門
之時也。其國綱有善國惡國小乘國大乘國之別。謂日本一向與法華爲有緣
之國土也。其序綱以先小乘。次權大乘。次實大乘。爲弘教之順序。既弘大乘。卽
不復徒勞小教。今日本已有天台宗。弘通法華迹門之教。次之。唯應日蓮宗。大
弘法華本門之教也。云云。

自外日本興起之宗。正復不少。莫不有其判教之說。如融通念佛宗。以華嚴念佛。遂取華嚴之五教。合始終二教爲一漸教。而加人天乘。亦曰五教。自「大通融觀」之圓門。章唱之。本非其開祖所創。蓋不判教。一宗之樊籬不固也。如是更僕難數。試研究之。頗饒興趣。

本刊流通處

上海 寶山路口 佛學書局

上海 北京路 功德林佛經流通處

北平 東城大佛寺 佛經流通處

北平 宣外法源寺 中華佛學院

長沙 金線街十號 文平居士

漢口 寶善堂 蓮華寺

此外各佛教機關及各書局有願代銷本刊者請隨時
賜函敝發行處接洽爲荷 本社謹啓

佛學書局之志願

流通部 願將我國各地各局出版佛典及一切佛學書報盡行羅致陳列本局使請閱者住購何書不勞他往爲滿斯願請求 諸方佛經流通處刻經房暨有佛典出版各書局源源挹注俾廣宣傳

出版部 願將大藏教典分別淺深或依類編訂或擇要單行使研讀者得門而入無事旁皇爲滿斯願請求 現代三藏法師通經居士指示途徑俾有遵循

翻印部 願將藏外孤本研究名著學院講義及東西佛典或與翻刻或爲翻印使潛德發光他山攻錯爲滿斯願請求 海內外藏書家著述家諸大知識借示琳瑯不吝賜教

代辦部 願盡棉力爲費心法施之士審擇稿本計劃印送使佛法普及功德圓成爲滿斯願請求 世界諸大善士幸垂委託決無阻越

佛學書局 謹啓

發行所 上海北火車站寶山路口

總發行所 上海南京路世界佛學書局士林內

新聞

國內之部

龍門造像將運滬展覽

河南龍門。在洛陽蓮西。自北魏以來。迄於隋唐。夙佔佛教史上重要地位。所造佛像。尤為希世瑰寶。去年豫省奇荒。又值兵燹。豫民困苦萬狀。經省賑會。第三十七次常會議決。預備將公家私人所藏之古物。運滬展覽。售券賑災。內中關於造像者。有龍門百品。龍門全山白馬寺造像。劉根造像。他如鄆縣舍利塔錄及睢縣白雲寺藏經。計七千餘卷。一部分為木板。一部分為手抄。亦極可珍貴云。

新聞 國內之部

北平鐵山寺案僧人勝訴

北平鐵山寺案。由檢察官巫德源偵查結果。認被告石又磊等。冒濫奉政府命令。以詐欺手段佔據鐵山寺。且妨害和尙自由。施以拘禁搜索。並盜當衣物。錫器。俱係事實。被告等係指導犯罪之主要人犯。當然擔負本案罪責。况中央執行委員會及司法院第二十八次常務會議議決案。均定黨員犯罪。須受普通法律制裁。依照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規定。提起公訴。迭經地方法院調查預審。復於二月念六日正式開審。將案內原告鐵山寺僧德安證修。及

一

被告沈充方曹敬業秦德祥楊玉亭等。逐一審問。判決寺僧勝訴。被告石又磊等。判詐財竊盜妨害自由毀損等罪云。

上海壽聖菴道契訴訟

上海壽聖菴住持僧歸松。前向湖州人楊奎侯索取保管該菴地產之遺契。楊以棄將道契交與湖州旅滬同鄉所組之湖社保管。未即歸還。歸松遂控楊於臨時法院。涉訟經年。尙未解決。茲又用該菴名義對於楊奎侯及湖社重行起訴。惟繫爭之地產。價值十萬元。應繳訟費頗鉅。原告以無力繳納。援例聲請救助。經略崇森推事開庭傳審。原告代理律師遂將壽聖菴歷史及該項遺契之所有權詳細陳述。謂該菴建自前清同治十二年。係屬羅度派。主持一席向由師

傳徒。歷代承襲。從無紊亂。該菴地產爲住持管持某某化所置。計地一畝九分五釐四毫。轉換意册道契第八十三八十四號。初交湖州人黃佐卿保管。嗣因黃辭卸。移交楊奎侯之父楊信之保管。前年社會局成立。辦理寺產登記。歸松乃向楊奎侯索取該項道契。據稱已交與湖社保管。而湖社則延不交還。該社委員會近且呈國府。主張將壽聖菴改作英士紀念堂。伏思湖社與該菴風馬無關。今竟欲假政治勢力。處分寺產。自是別有用意。故不得不請求法律保障。且寺產條例規定。凡屬主所會者。猶不得索還。該社况非施主。應請斷定所有權屬於原告。並着該社將道契交還。至於應繳公費。則請准原告另具保證云云。略推事以此係調查證據性質。着被告律師不須爲言詞之答辯。餘俟定期正式開庭審理。

張靜江倡修昭慶寺

浙江省政府主席張靜江。前以西湖博覽會會借昭慶寺萬壽戒壇。爲製作烟火之所。旋以匠人不慎。致兆焚如。張氏因事出意外。頗爲疚心。故有重建之議。幾經籌劃。需款甚鉅。現由張主席倡議。朱光燾等發起。特印發募捐通啓。募集款項。茲探錄其通啓如左。

杭州昭慶寺。舊名菩提院。後晉天福元年。吳越王建。宋乾德三年。釋永智建戒壇。慶歷間。釋允堪嘗奉旨說戒於此。嗣後屢修。明萬歷元年燬。三年增築高廣。號曰地湧戒壇。清康熙三十九年燬。重建作二層。分四方面。以其爲天下僧人受戒之所。號曰萬善戒壇。長洲尤侗爲之記。嘗掘地得碑。有

新聞 國內之部

「此古然燈佛降生之地」一語。咸豐十一年燬。光緒二十年。住持釋發明道風廣扇。六和雲從。以襄陽之材。集公輸之巧。獨吉鼎新。改額萬壽戒壇。巍然爲聖湖鉅觀。四方瞻禮者。嘆爲希有。今年秋。因西湖博覽會借用。爲製作烟火之所。匠人不慎。致兆焚如。人傑適與會。良用疚心。遂有修復之議。所冀各界人士量力資助。共襄盛舉。庶幾歷史遺跡。不墮前規。華構莊嚴。依然勝概。僅亦邦人之大願也。吳興張人傑。發起人朱光燾。宓福銜。吳士鑑。金百順。王祖耀。程振鈞。王錫榮。程良馭。

杭州公安局注意寺廟變動

杭州市公安局以上年辦理寺廟登記。原定每屆三六

九十二月等終。應將各寺廟變動。造表呈報。茲查各區署轄境寺廟。多有變動。如財產法物之增減。人口之異動。在在均須更正。特檢發是項條例暨填報例。分令各區署遵辦。限本年三月以內。將該管境內寺廟變動情形。造具寺廟變動表。寺廟登記總簿不動產登記簿。人口登記簿。法物登記簿。其一其二寺廟登記報告表。各三份。呈送核轉。以資考核云。

嘉定未登記廟產充公

嘉定各廟宇。業經呈縣登記者。雖已不少。未登記者尙多。縣屬皇慶鄉寶筏庵及皇慶廟。因未經呈縣登記。該鄉公所。按照部頒廟產保管條例。呈由一區公所轉呈縣府。將廟田二十餘畝充公。與辦自治

。業由縣府指令照准。併給發推收證。

日政府贈送湖南省中山圖書館

大藏經

駐湘日領事精谷。奉該國政府訓令。將大正一切經刊行會所發行之漢譯大藏經。贈送湖南中山圖書館一部外。茲將繼續刊行之大藏經續刊一部二十八冊。及該經之詳細目錄。昭和法寶目錄一部二冊。既刊之六分冊。寄送到湘。轉送省政府。請發轉中山圖書館陳覽。按其書名如次。(一)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六卷。續經疏部一。(二)第五十九卷。續經疏部四。(三)第六十五卷。續經疏部三。(四)第六十七卷。續經疏部五。(五)別卷昭和法寶總目錄第一卷。(六)總目錄第二卷。

國外之部

印度鹿野苑籌設佛教大學

印度大菩提會會長 Anagarika Dharmapala 居士。發願計劃。在佛轉法輪之鹿野苑地方。創辦佛教大學一所。茲事已得印度各地僧俗人民之贊助。一般信徒多踴躍投資。現正着着進行。並已購入地基。着手建築一宏壯巨大之精舍。又該大學以佛教在中日兩國。發揚甚盛。並將於該校內分設中華部日本部等科。延聘中日兩國佛教碩學者數人。分任教授。並通告世界各國。擬請教授云。

日本編纂漢譯對照梵和大辭

典

新聞 國外之部

日本梵文學者荻原雲來氏等。現正從事編纂「漢譯對照梵和大辭典」設辦事務所於大正大學梵文學研究室內。荻原雲來。渡邊海旭兩氏董理其事。泉芳環。池田澄達。增田慈良。久能芳隆。岡教遠氏等。並為編纂理事。銳意進行。茲該國外務省對華文化事業部。於二月十四日。發給補助金洋五千圓。以助成其事云。

倫敦佛學會舉行年會紀

歐美智識界。近來研究佛教者甚多。組織種種團體。從事提倡。英國著名之佛教團體。為倫敦佛學會。英愛學生佛教會。英國菩提會等。信徒甚多。英愛學生佛教會。近在倫敦開年例晚餐會。各團體名人皆到。約共六十人。開會後首拍一照。即由前英

國愛爾蘭佛教會（此會即倫敦佛學會之前身）會長
。現任香港總會副會長沛思氏。對首座來賓羅斯德致
敬詞。次首座羅斯德氏答詞。大意謂近日西方各國
。輸入佛教之機會已熟。深望英國青年。皈依我佛
。共宣大道。次倫敦佛學會會長赫羅福雷氏致詞。并
唱詩歌一首。「遙望西方地。黑暗仍徬覆。起矣佛
光明。永永不再落」。歌畢。衆鼓掌稱善而散。

中華民國十九年三月十六日發行

威音第六期

經理兼編輯 謝畏因

發行處 威音佛刊社

上海卡德路

八十六號

代印處 良晨好友社

上海北京路浙江路口

電話一二三三八三號

廣告價目表			
尋常地位	著述後面	封面底面之後	地位
十八元	三十元	四十元	全面
十元	十六元	二十元	半面
六元	十元	十二元	四分之一

郵票代價通用唯以半分一分為限

價目表				售每冊一角 大一洋律
定預				
全年	半年	每月	時期	冊數
二十四元	十二元	二元	價目	
二元	一元	二角		